

第一章 雙雙慾火焚身

失策……

樓賽璽緊皺著眉，眼前玹夜俊秀的面孔忽遠忽近，房間時而旋轉，時而左搖右晃，他用意志力強撐著，修長的手指握成了拳。

終於，他咬緊牙關，得以從齒縫中迸出一句質問，「你……給本相喝了什麼？」
玹夜膽戰心驚的吞了吞口水，不敢直視樓賽璽，面有愧色的低下了頭，聲若蚊蚋地道：「奴才……奴才也是奉命行事，皇上、皇上已經在路上，藥性完全發作之前……肯定能到，到時大人的痛苦便能解除了……那藥只能通過歡好的方式來解，所以大人也不要試圖逃脫了，大人是聰明人，肯定懂奴才的意思……那奴才、奴才就告退了！」

說罷，他不敢再看臉色鐵青的樓賽璽，一咬牙，轉身迅速離去。

他也不想置樓相於這等不堪的境地，可皇上鐵了心要做的事，他一個小小內監又如何阻止得了？若可以，他願意代替樓相讓皇上洩慾，反正他身分卑賤，若是能入皇上的眼，是他的福氣。可樓相是做大事的人，讓皇上糟蹋了，肯定不會善了，到時朝中大事會面臨無人掌舵的窘境，若太后問罪下來，不是他能承擔得了的。明知道後果嚴重，可皇上的命令，他不敢不從啊……

臨走之前，玹夜不放心的將耳朵貼在門板上，裡頭安安靜靜、悄然無聲，讓他鬆了一口氣。

他打聽過了，此種苗族媚藥的功效極為強大，服下藥的人連自盡的能力都沒有，只會熱得想脫衣服，想找人行魚水之歡，唯有做了那件事才能解除痛苦，這便是媚藥的魔性，再端正自持的人都抗拒不了，再不苟言笑的人在媚藥發作時，都會變得不堪，變得輕浮，變得淫蕩，變得不認識原本的自己。

所以他可以離開了，即便樓相知道將會面臨什麼，但他不會自盡……不，是無法自盡，只能不由自主的剝光了衣裳等著皇上駕到。

玹夜嘆息著離開了，見到樓賽璽喝下媚藥之後，目光不再如平時一般的凜冽寒霸，他的心裡也不好受。

房裡，樓賽璽將玹夜離去的腳步聲聽得一清二楚，他一動也不動，彷彿內心掀起的濤天巨浪並不存在，彷彿他接受了眼前這無法抵抗的荒唐事實，然而想到不堪處，樓賽璽面色益發鐵青，驀地捏碎了手中杯盞。

旋即，他以手指磨著碎片以保持清醒，然而他的臉頰卻越來越燙。

他很渴，渴極了，他想喝水。

他慢慢扶著座椅起身，想走到桌邊去倒水喝，可一起身便覺天搖地動，整個人搖搖欲墜的，像是快要倒下。

他勉強走了幾步，尚未碰到桌沿，就跌跌撞撞的倒在了床上。

俊顏通紅，額上冒汗，樓賽璽無力地倒在床上輕喘，四周所見都在重疊，他氣若游絲的閉上了眼。

熱……他好熱……熱得像個火爐，彷彿有塊烙紅的鐵嵌在他的胸口……

他神智不清的動手脫掉衣物，明白藥力就要壓抑不住了，他將握在手裡的碎瓷片

狠狠的嵌入手掌中。

當鮮血冒出來，疼痛的感覺讓他有了片刻的清醒，可他仍舊是無能為力，他沒力氣起身，再過一會兒，他可能連割傷自己的力氣都沒有了。

精緻華美的帳幔裡，他大口喘息著，覺得自己就要著火了，體內的熱浪需要釋放，他無意識的脫掉了衣服，同時尋找能讓他降溫的冰涼之物，卻是徒勞無功，他什麼都沒找著，只是搞得自己越發燥熱，他甚至開始撫摸自己的身體來緩解體內那股難耐的感覺。

那個讓他淪落到這等處境的始作俑者——大慶朝的國君金凌肖。

他要殺了金凌肖！他一定要殺了金凌肖！

然而，瘋狂的咒誓對他一點幫助都沒有，他的身體像落在熊熊烈火之中，因無法發洩而扭動著身子，飢渴、慾望和空虛鋪天蓋地而來。

他害怕自己會在看到皇上的那一刻撲過去，那將會是他此生最大的恥辱，若此時有人能讓他幸免於劫，他會將那人奉為恩人，允諾所有要求。

「啊啊啊啊啊——」

尖叫聲伴隨著一陣巨大的怪異強風捲來，一名赤身裸體的女子從天而降，恰恰壓在了樓賽璽的身上。

「咳！」胸腔猛地受到重物襲擊，他輕咳了一聲，本能地伸手扶住了落在他身上的軟綿之物，盈盈欲滴的蜜桃緊抵著他的胸膛、纖細腰肢恰恰好貼在他的腰桿上。

「何人？」樓賽璽不知自己雙手摟抱住的滑膩軟綿是什麼，但他不想放手，因為她的臉頰在他胸膛上熱情的輕蹭，他覺得舒服，不想鬆手。

軟綿之物抬起頭來，一張少女的臉龐映入眼簾，她的雙眸春波瀲灑，雙頰紅暈更盛，雙唇櫻紅，看起來極是甜美，若是那頭顏色奇怪的短髮能柔順些便更好了。饒是不甚滿意，她好歹是個女子，這已足夠。

他的視線從她圓潤的雪白香肩掠過，還沒聽到她的答案，她已捧住他的臉，毫無章法的胡亂親吻了起來。

樓賽璽完全不想推開她，他的呼吸滾燙，眼眸中充斥著濃濃情慾，瞬間便慾火焚身。

而她同樣渾身發熱冒汗，迷失的模樣與他如出一轍，有說不出的嫋媚，兩人的周圍彷彿罩著一層水氣。

「好熱……好熱……」陸知萌雙眸迷濛，有股陌生的熱流在她體內不斷翻騰，她吐氣如蘭，細碎呻吟，失焦的眸子怔怔地看著與她臉對臉的俊美帥哥，雙手自有意識的輕撫著他滾燙的胸膛，軟軟的依靠在他的胸膛上。

她沒有能力管這男人是誰了，她只知道是個極品美男，是個大帥哥，這樣就行了，不是古教授那個老色鬼就行了。

她真沒想到為人師表、受人尊敬的古教授會對她下藥，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掉到這裡來的，只記得當時她藥性發作了，那個老色鬼淫笑著說她會很痛苦，不過不用怕，只要跟他發生關係，她就不會再痛苦了，他很樂意幫她，隨後拿起手機說要拍幾張照片留念，並且保證不會給任何人看，只會自己獨自欣賞。

她聽得想吐，又害怕又憤怒又熱得難受。

正當他要對她伸出魔爪，而她也以為自己沒救時，忽然一陣天搖地動，她被一股強大的力量吸了進去，至於進去哪裡，她也不知道。

她在一個黑洞裡旋轉，一直尖叫，同時熱得一路脫掉自己的衣服——雖然她拚命叫自己不要脫，可是藥性掌控了她的理智，還是脫了個精光。

最後，她從那個黑洞掉了下來，掉到了這個男人的身上。

這男人俊美的不可思議，額上密佈著汗水，看起來正好神智不清，若是她非得與人發生關係才能解除身體裡可怕的慾火，那麼身下這個美男就是最好的人選。

不是有句話叫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？在她看來，他就是那牡丹，若是錯過了他，等等又莫名其妙掉回原來的飯店房間，落入古教授手裡，她可就真的是死路一條了！

所以不管了，就是他了，她要與他發生關係，讓他來解除她的痛苦！

她的眼神熱切，小聲嬌喘著，滾燙的氣息噴在他臉上，雙手勾住他的頸子，像隻小蛇般纏著他，大膽的趴在他身上扭動，很快發現他也沒穿衣服。

此刻的她對於趴在一个裸男身上一點羞意都沒有，反而覺得天助她也，美男肯定是老天為她準備的禮物。

「對不起了，我現在很需要你，你就當做在作一場春夢，我不會要你負責，我保證我已經成年了，不會有人告你，所以拜託你跟我發生關係……」她急切的在他耳邊呢喃，濕熱的唇來來回回的舔著他的耳朵，同時雙手在他身上四處亂摸，想要尋找能撫平她慾望的東西。

當她摸到了那硬挺，她沒有避開，反而握住了。

瞬間，樓賽璽腦中砰的一聲炸了開來。他血脈賁張，兩拳緊握，眸子晦暗，喘息急促，意識模糊，理智碎成了千千萬萬的碎片，那碎片又化成了千千萬萬的螞蟻在撓他的心。

有無數道聲音在他體內叫囂、叫他快點一口吞了纏在他身上的小妖精，唯有要了這小妖精芬芳的身子，他才能獲得平靜。

他原來就慾火焚身，在她雙手一陣亂摸之下，分身更是昂揚得不可收拾，最後竟還讓她給握住了，這惹火的動作大大刺激了他，他再也沒法忍受只讓她主動了，他要她！他現在就要她！

他摟住她的腰，一個發力，旋身將她壓在身下，就見她小臉泛著紅暈，長長的羽睫在眼前眨動，粉舌還舔了舔水嫩的朱唇，一股淡淡的幽香盈繞在他鼻間，他順勢收緊了雙手。

她再次主動堵住了他的唇，那靈活的香丁小舌竄進他的口裡，在舌齒之間勾纏他的舌，不斷的翻攬，一刻也不停歇的吻著，像是怎麼吻也吻不夠，曼妙溫膩的身子迎著他，雙腿像菟絲草似的勾住了他的腰，無意識地半睜著媚人的眼眸看著他。那媚入骨髓的眼神，還有盈滿他身下那滑膩如膏的少女胴體……一股熱血湧上腦門，樓賽璽任她痴纏索吻，他分開了她的腿，大手在她的花園裡四處撥弄，意圖找尋正確的通道。

陸知萌彷彿遇到了一股清泉，她的眸子迷茫沉醉，嬌喘微微，「不要停，好舒服……」他就像滾燙的岩漿，要把她融化了。

樓賽璽修長的手摸到了她泌出的濕潤，他的胸膛裡忽地燃起一陣天崩地裂的火焰，一向對女子冷感的他，從未有過如此蕩人心魄的體驗。

他喉嚨滾動，急促喘息著，雙目通紅，猶如野獸一般發出一聲粗啞的嘶吼，狂亂的找到了入口，舉陽入陰，衝破了花間一點紅，跟著沉入了一個溫馨濕潤的所在，令他不可自拔的亢奮。

「好痛！好痛！」陸知萌感覺到身子被撕裂開，迸出了淚花，軟綿的小手瘋狂的搥打著他，可身子卻更加迎向他。

那痛感只是一時的，當他不管不顧的在裡面衝撞她只想他永遠不要停下來，每當他深入一次，頂得她渾身酥麻時，她的灼熱感就減輕一分。

樓賽璽雖未通人事，但他憑著男性的本能衝撞，也夠駭人了，他牢牢扣著她兩瓣雪脣，在她身上恣意肆虐、各種撞擊，喉間不斷發出低吼。

他身下的陸知萌猶如在暗夜裡迷失方向的小舟似的，緊緊攀附著他的肩膀，嬌弱的發出沉醉的呻吟，任由他壓著她激狂的動作，在他身下跌宕起伏，欲仙欲死。片刻之後，她不肯只是承受，她還是熱，熱得全身冒汗，這已無法滿足她，她想要更讓人亢奮的。

她用力的推開了他，翻身大膽的跨騎在他身上，纖手握著昂揚，身子沒入其中，本能的要從交合中得到解脫，而她也確實找到了逍遙的法子，不分輕重的扭動腰肢在他身上搖晃，感受到體內的他越發的緊繃。

她也不知自己為何要笑得志得意滿，她就是不由自主的咯咯揚笑，修長微捲的睫毛如蒲扇垂著。

這是樓賽璽生平第一次被搶了主導權，但他絲毫沒有不悅之感，覺得自己像座隨時會爆炸的火山，眼前是她晃動的柔軟豐潤，他伸手罩住那兩團綿柔豐盈，雪峰粉蕊挺立，含苞待放，誘人品嘗，她雖長著一張少女娃娃臉，但此刻展現出來的神態卻是妖冶不可方物。

他挺起身子，含住了左邊的紅梅，欲罷不能的吮著酥乳，她則眸角含情的發出了愉悅的呻吟，由著他施為。

她的身子越扭越亢奮，突如其來的，她的心間湧起熱潮，下身縮緊再縮緊，流出汨汨露水，整個人都在輕顫，全然陌生的感覺令她像飄在半空中，她覺得舒服極了，身體不再那麼燥熱難受，也不再有先前頻頻要作嘔的感覺，身子搖動的動作逐漸慢了下來。

眼看她反應異常，媚眼迷離，似要癱軟下，樓賽璽一股狂躁從小腹竄起，他火速將她翻身壓下，嘶吼著捉住她玉白修長的腿，將之分開抬高，洩在她的深處。

釋放之後，幔帳內歸於平靜。

樓賽璽乏力的趴伏在陸知萌柔軟的身子上，她的臉頰則貼在他肩膀上。

兩人之間的火苗一瞬間熄滅，焦躁同時由各自的體內蒸發。

樓賽璽猶自流汗的臉龐蒼白得彷彿隨時會死去，他看不到自己的面色，但他手足

發涼，尚無力氣，且心臟跳得異常的快，他猜想是藥效褪去的過程，他很快便能恢復正常，很快……

陸知萌回過神來，體內那股燥熱全數消散，而伏在她身上的男人一動也不動，剛剛發生的事像一場真實的夢……抑或，其實是不是夢？

不！是夢！一定是夢！

不管事實為何，她都決定當成一場夢，她不能留在這裡，若是男人醒來就糟了，她要怎麼解釋她對他做的事，又要怎麼解釋她為何會在這裡？

她要趕快出去，她要回家……對，她要回家！等回家之後就會沒事了，所有的事都是因為她喝了那摻了藥的果汁才會產生幻影，等她回去後，一定要揭發古教授的真面目，以免其他人再受害！

陸知萌使勁推開樓賽璽，渾身赤裸的她迅速抓起床上一件衣袍穿上，那衣袍顯然過大，在她身上鬆鬆垮垮的，她胡亂在腰間打了個結，忍不住又看了床上的「幻影」一眼，這才牙一咬，急急離開了。

床上的樓賽璽動了動手指。

該死……不過幸好主宰意識的能力回來了，要命的灼熱感也解除了，他能運上內力了。

他屏氣凝神，微微吞吐氣息，須臾，血脈得以流動，四肢得到舒解。

片刻之後，他恢復了力氣，坐了起來，旋即發現他的衣袍不翼而飛。

難道是那個少女穿走了？除了這個，他想不出第二種可能。

可她為何要穿走他的衣袍？她究竟是何人？

一個貨真價實的處子，為何要獻身於他？

不合理，她出現得太過不合理，逃走得也不合理，處處都透著蹊蹺。

無妨，她走不遠的，天底下還沒有也要找而找不到人，他會找到她的，只是時間的問題罷了。找到她之後再好好盤問她的來歷和獻身的目的，又是何人安排她進入溫泉宮的。

而現在，皇上應該快到了，他要先對付的人是皇上。

樓賽璽下了床，未著寸縷地步至窗邊，推開窗子，看著黑沉的天際，他的眸色暗了暗，神色絲毫未變，朝窗外發出了和暗衛約定好的暗號。

陸知萌慌不擇路的往山下跑，天色暗了下來，漆黑的蒼穹無星無月，時不時雷聲隆隆，像是快要下雨了。

回頭看，她出來的半山腰聳立著一棟古色古香的別墅，大得像城堡，對於她是怎麼進到那城堡裡去的，她至今還迷迷糊糊的想不出個所以然來，她像是沒有經過任何一道門就直接掉到床上了，而離開時也一樣，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出來的，人就已經在鬱鬱蔥蔥的樹林裡了，她是成了忍者，會移形換位不成？

怎麼會這樣？她是穿越了嗎？她越想越害怕，四周沒有看到一戶人家，除了樹之外什麼都沒有，她打從心裡頭冒出了恐懼，陌生的景物也益發讓她感到徧徨心慌。

這裡究竟是哪裡啊？狂風吹動樹枝，四周驚鳥亂飛，不見半個人影，陣陣冷風令她直打哆嗦。

她要高喊救命嗎？若她的呼救聲將被她侵犯的美男子引來該怎麼辦？雖然她一再說服自己那是幻影，可她心知肚明，那不是幻影，哪有幻影那麼真實的，她將他推開時，他渾身冰涼，這點令她很是糾結，他不會有什麼事吧？不會是她害的吧？

胡思亂想之際，一陣冰冷的寒風吹了過來，一道閃電嚇到了她，她不慎踩到了青苔，啊的一聲失足滾了下去。

陸知萌昏了過去，當她醒來時，原本抱著一線希望，希望她是在自己家裡，在自己房間的床上，而之前發生的所有是一場夢。

然而，她失望了，徹底的失望了，她不但不在自己房間，反而躺在濕漉漉的草叢邊，渾身被雨淋濕，除了淅淅瀝瀝的雨聲，暗夜裡沒別的聲音。

她弓著身子，感覺到頭痛、臉痛、手痛、腳痛，身上無一處不痛，且冷得要命，同時飢腸轆轤，一直發出飢餓的腹鳴。

老天！她究竟在哪裡？她為何會在這裡？這場惡夢何時才會結束？她到底該怎麼辦，又該向誰、向哪裡求救？可她手機不在身上，只能等待有人車經過，如果一直都沒有人車經過，那麼她……

因為害怕、無助，她無聲的啜泣起來，哭得累了，哭聲漸漸低弱，只間歇地抽泣著。

她覺得自己快要死掉了，不是痛死就是冷死，總之，她快死了，快要不明不白的死了，明天新聞報導會說在某山區裡發現女屍，她爸媽會哭死……

驀地，有個不熟悉的聲音由遠而近，她振作了一下，睜大眼睛看去，居然是一輛馬車？

好吧，馬車雖然古怪，總比沒有好。

那輛車的車夫似乎發現了她，拉著韁繩停了下來，可她痛得無法起身求救，喉嚨也乾澀得發不出聲音。

她聽到那車夫好像在跟誰說話，沒多久，馬車門開了，一個穿古裝的中年婦人下來。

那婦人打了把油紙傘，很快走到她身邊蹲下來，驚詫地問道：「姑娘，妳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陸知萌恍若看到救命繩，她張了張嘴，努力發出聲音，「救……救命……」

那婦人看著她狼狽的模樣，和那蓄滿盈盈淚光的驚懼瞳眸，當機立斷地揚聲道：「大路子，你來把這姑娘抱上車。」

「是！」

名喚大路子的車夫很快跳下來，高頭大馬的他把再度昏了過去的陸知萌抱了起來，小心的抱進馬車裡。

車廂裡還有兩個人，幸而馬車寬大，再多個人也不顯擁擠。

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子瞪圓了眼睛看著傷痕累累的陸知萌，對主子說道：「太君，

是個姑娘！」

樓太君點了點頭，又揚聲道：「外頭冷，青階也快上來吧。」

大路子把陸知萌放下便很快出去了，那名叫青階的婦人隨即上了車。

關上了車門，她檢查著陸知萌的傷勢，驚訝道：「太君，這衣袍不是……」

樓太君使了個眼色，青階沒再繼續往下說。

樓太君旋即吩咐那二十出頭的女子道：「白婉，去取一套妳的乾淨衣裳來。」

「是。」白婉起身去角落打開一只方正箱籠，取出一套碧色繡荷花的衣裙，想了想，又取出一套貼身衣物。

她看到那姑娘的微紅短髮了，任何人都會大驚小怪的紅短髮，但她緊抿著唇，沒說半句話。

青階和白婉合力將陸知萌弄乾了，換上乾淨的衣物。

她們這趟出門，到雲安寺禮佛三日，因此箱籠裡有多準備的換洗衣物，不然的話，也只能給這姑娘裹毯子了。

換好了衣裳，青階又取出常備藥膏來給陸知萌的外傷上藥，雪白蓮足都瘀青了，瑩潤身子上那點點似紅莓的吮痕叫人有多諸聯想。不要是她想的那種最糟情況啊，不要叫人玷污了才好，可是種種情況加起來又叫人不得不做此聯想……

青階讚嘆道：「姑娘臉擦乾淨了，好美，唯獨這髮……過短了些，顏色也奇特，像是西洋人，可她偏又不是西洋人。」

白婉垂著眼，小聲說道：「那是染髮，留長了便會長出黑髮了，不礙事。」

一旁，樓太君一語不發的凝視著陸知萌。

算起來，她有五、六年沒遇到「有緣人」了，這會子遇到了，而「有緣人」顯然初來乍到，她自然要伸出援手。

「太君，姑娘好像在發燒。」青階摸了摸陸知萌的額頭，「額頭燙的緊，身子卻在發涼。」

見慣了大風大浪的樓太君點了點頭，「無妨，燒會兒不打緊，到了府裡再請大夫。叫大路子加緊趕路，路上無須再停歇了。」

青階先揚聲吩咐大路子趕路，隨後視線又回到陸知萌身上。「太君，姑娘身上只有一個長命金鎖片，上面刻著『知萌』兩字。」

「是嗎？」樓太君探頭過去瞧了一眼，點了點頭，「肯定是她的名字了，這萌字，倒是與她的相貌挺相配的。」

白婉垂著眼眸，勤快地給陸知萌搓手，希望她能暖和一些。

她能體會那種感覺，孤身來到這裡，肯定無助極了……

不過不要緊，姑娘幸運，遇到了太君，肯定是有活路的。

第二章 報恩假訂親

突如其來的傾盆大雨擋擋了路程，天雨路滑，上山的路變得難行，金凌肖比預計的時間晚了約莫半個時辰抵達驪山溫泉宮。

不要緊，晚到不會改變什麼，只是延長了樓賽璽痛苦的時間罷了，樓賽璽體內的媚藥不可能因為時間拉長而解除，一定要行一場歡愛，若沒有他，樓賽璽便等著

受盡折磨。

「樓相人呢？」金凌肖翻身下馬，將韁繩一丟，大步踏入宮裡。

十七歲登基，至今已有十年，舉手投足盡是帝王的風采，天下的女人皆由他採擷，偏生他愛的只有一個樓賽璽。

樓賽璽十四歲科舉奪魁，卓越的才學和過人的見解獲得先皇賞識，同年入閣，十六歲為相，是先皇生前最後一任丞相，也是大慶朝有始以來最年輕的宰相。

金凌肖登基後，繼續重用樓賽璽，樓賽璽已輔佐了他整整十年，這十年，他們形影不離、朝夕共處，叫他愛得深切，愛得無法自拔。

他知道自己今天的舉動會破壞他們的關係，但那又如何？他是皇帝，樓賽璽再怎麼生氣，能弑君嗎？

「照皇上的吩咐，在蘭室寢殿裡。」玹夜垂首道。

「很好！」金凌肖狹長的眼眸裡滿是光采，嘴角微微揚著笑意，大步朝蘭室而去。他興奮的推開了門，卻見樓賽璽淡定的坐在臨窗的几案旁，桌面擺著一副棋局，他則髮束玉冠，一襲白色錦袍如芝如蘭，坐在那兒便是幅風景，哪裡有半點喝了媚藥的痕跡？

「皇上遲了。」樓賽璽抬眸，俊美的眉目中滲著冷意。「臣在等待皇上時，自行設了棋局與自己對弈，既然皇上來了，要與臣對弈一局否？」

金凌肖負手走了進去，繞著樓賽璽轉了一圈，很懷疑地說道：「跟自己對弈？」他不喜歡樓賽璽如此淡定，看看房裡，像是什麼也沒有發生過，他所預期的情況沒有出現，那個樓賽璽痴迷的躺在床上對他索歡的場面究竟去哪裡了？哪個環節出了錯？

「皇上在找什麼嗎？」冷淡的聲音自樓賽璽薄唇中傳出，他嘴角輕揚，目光冷峻。金凌肖瞇起眼打量著樓賽璽，「有人來過嗎？」

除非有人來過，且與樓賽璽歡好，解除了媚藥，不然不可能會這樣。

可怎麼會有人來為他解開春藥？此事並無洩漏，樓賽璽照理不可能有所準備……他凌厲的視線往床上掃去，紗帳勾了起來，床裡整整齊齊、乾乾淨淨的，不像有人躺過。

「皇上指的是何人？」樓賽璽俊臉一斂，眸色幽深。

沒戲唱了，金凌肖臉色變得有點陰沉，他甩了衣袖，「朕忽然想起宮裡還有要事，先回宮了！」

樓賽璽並沒有起身，只淡淡地抬眼，「恭送皇上。」

金凌肖並未回頭，他怒火昇騰，看到候在門外的玹夜，一個巴掌甩過去，玹夜白淨的臉立即多了一道掌印。

「沒用的東西！」金凌肖蹙眉，不再看受驚吃痛的玹夜一眼，吩咐御前侍衛統領都玉敏，「回宮！」

玹夜撫著臉頰，連忙偷偷去看房裡的情況。

樓相在下棋？這是怎麼回事？他明明等到樓相神智不清才離開去前門恭迎皇上的，樓相是怎麼恢復神智的？

雖然百思不得其解，但這樣也好，皇上沒有得逞，朝堂不會亂，太后也不會問罪於他，這一巴掌挨得值得。

房裡，金凌尙前腳一走，光泉和一護便身手俐落的由房梁上翻身而下，穩穩當當的落在樓賽璽身側。

一護如常往般靜默，主子沒事他便沒事，而光泉則嘴裡嘀咕道：「皇上也真是的，怎麼可以打大人的主意……」

幸好主子早有準備，臆測到皇上單獨召他到溫泉宮之舉是來者不善、善者不來，安排了他們在四周候著。

聽到暗號之後，他們火速趕到溫泉宮，迅速收拾了凌亂的寢房。

想到適才皇上那怔愣的表情，他就痛快啊！

樓賽璽坐在椅中不發一語，他神色有異，有些古怪，手則輕輕敲著桌子，像是在思考什麼。

光泉摩拳擦掌的再度進言，「大人，您不能動皇上，這件事不妨告到太后跟前，讓太后處理。不然咱們跟太君說，讓太君去請太后給個說法……」

樓賽璽眸色深沉，看了喋喋不休的光泉一眼，只說道：「涼茶。」

太后極是護短，皇上再爛也是她的親生子，即便知道他所言皆真，也不會有所動作，何況若連這種事都要太后出面，他便不是樓賽璽了。

「是，茶！」光泉連忙斟茶，送到主子面前。

這大冷天的喝涼茶，主子心裡是有多窩火啊！

他實在想不通，宮裡有那麼多環肥燕瘦的嬪妃美人，皇上不愛，偏偏來打主子的主意，還用那麼下三濫的手段，有夠奇葩。

樓賽璽取過茶盞，眸光明滅，他極慢地品上一口才道：「一護，有個女子來過溫泉宮，是個少女，褐紅色短髮，極好辨認，你帶人搜山，務必將人找出來。」

一護眼裡閃過驚訝，但沒問什麼，只道：「卑職領命。」

光泉瞪大了眼，呆愣的看著樓賽璽，平常最是呱噪的他，此時心驚膽跳，不敢多言。

適才他們潛進來時，房裡被褥一片凌亂，他就在猜測主子到底是怎麼解除藥性的。所以是有個來路不明的女子闖進溫泉宮，恰巧碰到了慾火焚身的主子，所以就以身為藥，與主子共赴巫山……

想到這裡，他背後已經隱隱有汗，想呻吟，想吶喊。

主子有潔癖啊！嚴重的潔癖，他從來不近女色，身邊一個通房妾室都沒有，如今和個來路不明的女子有肌膚之親，雖然人家算是救了他的性命，但他肯定是覺得髒，此刻心裡不知道多不痛快，可能想殺了那女子滅口的心都有了，才會派一護去找人。

「現在就去找。」樓賽璽放下茶盞看著窗外的明月，微微勾唇，「一定要將人找到，即便是屍首，也要帶到我面前來。」

「明白！」一護領命而去。

光泉靈光一閃，突然跑去看他與一護在皇上到來之前匆匆整理好的被褥，跟著，

他震驚了。

有血汗，那是……

他倒吸了一口氣，主子奪了人家貞操！

他哆嗦了一下，連忙手腳麻利的將被單收起來，呈給樓賽璽看，臉上的神色很是擔憂。「大人，您看這……依小的看，事有蹊蹺。」

說完之後，他覺得自己說的是廢話，事情演變成這樣，誰看不出來事有蹊蹺？

樓賽璽又端起茶來抿了一口，眸色深沉，「收好了，不許讓任何人看見，也不許告訴任何人，尤其是太君。」

光泉連忙應承，「小的明白！」

也就是說，這床被褥肯定要拿給太君看了。

雖然他是主子的貼身小廝，但太君是絕不會害主子的，主子說不能給太君看的東西，那就一定要給太君看！

在傾盆大雨之中回到皇宮，金凌肖大步進入飛龍宮，放眼所及，能砸的名貴瓷器都讓他隨手揮碎了，渾身的怒氣令所有人噤若寒蟬，全都大氣不敢喘一聲。

「高福泉！」他咬牙切齒的喊著，眼裡有兩簇火焰在跳躍，胸口也有一團火焰在叫囂，他依然想著樓賽璽，慾火未能停歇。

總管太監高福泉匆匆而入，「奴才在！」

金凌肖渾身逼人的暴戾之氣，神色森寒無情，「傳纖妃侍寢。」

「遵旨。」高福泉不敢多問半句，連忙恭身退下去傳令了。

半個時辰後，沐浴後的纖妃讓太監抬了進來，閉著眼眸的她，擁有纖長濃密的長睫，嬌美的臉蛋上煥發著掩不住的欣喜光彩。

這是皇上這個月第八次傳她司寢了，說是專寵也不為過，讓她在後宮走路有風，誰也越不過她去，如果她能喜悅懷上皇子便好了……

四名太監輕輕將纖妃擋在龍榻上，一名跪在榻邊的宮女向前，照慣例給纖妃戴上了黑眼罩之後退下。

外頭風雨飄搖，飛龍宮裡悄然無聲，純白色的地毯，巨大的龍榻，層層帷幔裡是靜候寵幸的纖妃。

一名身影勁瘦挺拔的男子赤裸著進來了，乍看之下，他與金凌肖的身形有八、九分相似，更令人驚訝的是，連聲線都一模一樣，叫人無從分辨。

那人重重含住了纖妃的菱唇，深深吸吮，一隻修長的手罩住了纖妃的玉乳，粗暴地揉搓，一邊強健的腿已分開她的玉腿磨蹭抵弄，惹得她嬌喘連連。

「皇上您輕點，臣妾承受不住……」

那人輾輾含住了纖妃的耳垂，邪肆笑道：「這樣就承受不住，待會兒有得你受的。」

纖妃嬌嗔道：「臣妾不依啊……」

那人兇猛地挺進纖妃深處，狂肆邪笑道：「由不得你不依！」

龍榻劇烈搖動，伴隨著纖妃欲仙欲死的呻吟和男子的穢語挑逗，整座寢宮春色無

邊。

遠遠的，一旁的矮榻上，金凌肖散著髮，陰沉的飲著酒，無視於床上的男歡女愛和陣陣的呻吟聲，想到樓賽璽那淡定的模樣，剎時生生捏碎了手中杯盞。

玹夜見狀，不敢驚呼出聲，他連忙向前，撕開了衣袍為主子簡單的包紮，心裡卻是苦澀無比。

皇上，您這是何苦？為何不看看眼前人，而要去想望那遙不可及的丞相大人？

無望的戀慕，心一揪，玹夜的眼前瞬間模糊了起來，淚水一滴一滴的落下。

金凌肖嫌惡的看了他一眼，彷彿在怪罪他好大的膽子，竟然將卑賤的淚水滴到他手上。

玹夜慌忙抹去淚水，強忍著淚意，不敢再隨便落淚，以免觸怒了皇上。

金凌肖煩躁的揮了手，讓礙眼的玹夜退下，今夜，只適合一個人。

他的視線移到了手上，若滴在他手上的是樓賽璽的淚水，他會吮乾。

陸知萌驚奇的看著出現在眼前的空間，她只是摸摸她自小戴在頸子上的長命金鎖片，這個奇怪的空間便出現了。

空間很大，各種醫療用品和儀器都有，對於自小被稱為天才兒童，接連跳級，今年才十九歲就讀到醫學系第七年，已在醫院實習的她而言，是很熟悉的環境，加上她父母都是醫師，耳濡目染之下，對醫院再熟悉不過了。

只是，她為何會在這裡？她好累，從頭到腳都很痛，她好想回家，回她的房間裡躺著……

「當妳進入這個空間時，外面的時間會同時靜止。」

誰在跟她說話？

「妳能將空間裡的東西帶出去，也能將外頭的東西帶進來，但這個空間只有妳能進入，不能將別人帶進來。」

「你是誰？」她看著空無一人的四周，感到害怕。

那聲音又道：「不用害怕，妳本就屬於這裡，妳只是回來了而已。」

「你到底是誰？」陸知萌大聲質問，同時渾身一震，她驀地睜開了眼睛，感覺身子一沉，好像從一個空間掉到另一個空間，跟著，她看到了藕荷色的床幔，床沿坐了一名老婦。

「妳醒啦。」樓太君微笑看著她，這清麗可愛的丫頭，夢話可真多。

對於年過花甲的她而言，什麼奇事都不奇怪了，不過這丫頭身上到底會發生什麼奇事，她倒是很有趣趣。

「您是哪位呀？」陸知萌愣愣的看著穿著彷彿國劇演員的老太太，她的衣著打扮很是富貴，松綠色的金絲繡錦衣，頭戴孔雀步搖，那孔雀是用碎玉和翡翠鑲嵌而成的，散發著富麗堂皇的點點光華，脖子上掛著一串白玉珠鏈，滿滿的雍容華貴。

「我是樓太君，妳的救命恩人。」樓太君臉上的笑紋加深了，「好好想想妳先前發生了什麼事，失去意識之前在做什麼？」

陸知萌的記憶倒帶再倒帶，驀地想到了什麼，她的心跳加速了。

要命！她撲倒了一個男人，這件事好像是真的，不是她在作夢……

那現在也不是作夢嗎？她進到一個會講話的醫藥空間，那是夢還是真？

她不由得捏了捏自己臉頰想確認，因為她所經歷的一切太不真實了，她還沒有真實感……

「起來吧，一直躺著可不舒服，還有，不要再捏自己了，這麼可愛的臉頰，可別捏壞了。」樓太君看著她的舉動，噙著微笑，拉下了她的手，親自扶著陸知萌坐了起來。

陸知萌微微發窘，「我只是想知道，自己是不是在作夢呀？」

樓太君微笑道：「丫頭，妳不是在作夢，我知道妳一時很難接受，但妳必須知道，這裡是大慶朝，現在是天景十年，這裡是貨真價實的一一古代。」她加重了古代兩字的語氣。

「大慶朝？古代？」陸知萌瞪圓了眼看著樓太君，一臉呆滯，連舌頭都有點打結。樓太君怎麼會強調這裡是古代？她覺得這番話有語病，可一時間又說不出來哪裡不對勁。

「不錯。」樓太君和藹地揉了揉了她的頭，「都是這樣的，來久了就習慣了，先把頭髮留長吧。」

陸知萌狠狠愣了一下，這老太太安慰她的話怪異透頂，「都是這樣的」是什麼意思？她下意識的摸了摸自己的頭髮，齊肩長髮，也不算短，還要留長嗎？

樓太君淺笑點頭，「入境隨俗，這裡姑娘家的髮要長及腰部才行。」

髮長及腰多不方便呀，這裡的姑娘都這樣嗎？

陸知萌心亂如麻，但她猶不死心，眼神有些焦慮的看著樓太君，潤了潤嘴唇，「所以，我真的在古代，在什麼大慶朝？」

樓太君笑吟吟地說道：「是真的，問幾次都一樣，妳不必再懷疑了。」

陸知萌一臉茫然的看著樓太君，叫她如何不懷疑？

樓太君卻是不理她的疑惑，笑咪咪的說道：「還有啊，往後若有人問了什麼妳答不出的問題，妳便使勁搖頭，說妳什麼都不知道，說妳失憶了，那便行了，明白嗎？」

陸知萌還在狀況外，她似懂非懂的點了點頭。

樓太君讚道：「我就知道妳懂，看妳就是個聰明的，一點就通。」

陸知萌很想說她不是懂，她是不想面對現實，她還是覺得在作夢，眼前的一切人事物都是夢。

從她被那股強大的力量吸進去之後，一切就失控了，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，不知道哪部分是真實，哪部分是夢境，包括她「強」了一個男人，打死她都不想去承認那是真的，她怎麼可能會做那種事？又怎麼可能會發生在她身上？

陸知萌心神不寧、坐立難安，樓太君卻拉起她的手，有節奏的輕輕拍著，「我說丫頭，我救了妳性命，又給妳安身之所，妳該知道要報恩吧！」

她一本正經地說道，面上帶著無比和藹的笑容，好像在提出什麼尋常的買賣似的。

陸知萌聽得一頭霧水，一臉迷茫，長睫輕輕眨動了兩下，「您說什麼呀？」

她是不是聽錯了，怎麼突然扯到報恩上頭？

樓太君好整以暇的看著她，「丫頭，受人點滴，泉湧以報，何況我救了你性命是大事，要你報恩也不為過，你說是吧？」

陸知萌見樓太君不像在說笑，想到之前躺在濕冷草叢邊叫天天不應、叫地地不靈的無助，對比此刻身處溫暖的房間像在天堂一般，她被催眠似的點了點頭，「嗯，有恩是該報恩。您說吧！我能做的，絕不會推辭。」

見她認同，樓太君一下子樂開了花，「丫頭，你肯定能做到的，是件非常小的小事。」她呵呵一笑，「是這樣的，我有個孫子，算命師言道若今年沒訂親便會招來殺身之禍，而我那孫子偏偏是個最不信命理算術的鐵齒小子，所以我不能告訴他。那小子性情古怪，至今沒有個能議親的姑娘，若你能與那小子假訂親，化解禍事，老身感激不盡，就是這麼一件小事而已，而且只要過了今年，化解了禍事，便可以解除婚約了。」

當初發現她時，她正穿著孫子的外衣，顯然兩人有什麼淵源，自己必須想個理由把她名正言順留下來。

陸知萌眨著水靈靈的眼睛，有點遲疑地看著樓太君，「您說假訂親嗎？」就是類似契約結婚的意思吧？

樓太君鄭重點頭，「雖然是假的，但此事只能你知我知，不能讓外人知曉，否則便瞞不過天機，我那孫子終究還是會遭逢橫禍。」

陸知萌再眨了眨眼睛，有點懵，「也就是說，您孫子本人也不能知道嗎？」

那孫子不知道是假訂親，如果把她當成自己的女人，那她怎麼辦？

既然性情古怪，沒有可議親的姑娘，更多的可能性是其貌不揚或有短缺吧？若是老太太的孫子是個醜俊憨大個兒，還把她當成準媳婦兒追著跑，她豈不是搬石頭砸自己腳？到時又不能跟那孫子實話實說，她該怎麼辦？

「丫頭，我知道你在擔心什麼。」樓太君面容一整，斂起了笑意，正色道：「你放心，那小子對女人沒興趣，向來不近女色，即便知道你是他的未婚妻，也不會多看你一眼，更別說碰你一下了，我可以向你保證，絕對不會發生你擔心的那種事。」

陸知萌被識破了想法，頓時有些窘迫，「我也不是那個意思呀。」

樓太君都說能保證了，既然是假訂親，不過是個名目，她也沒損失，能救人一命，何樂而不為？

她想了想，考慮了一會兒，又問道：「那麼訂親之後呢？不會要假成親吧？」

樓太君極富玄機的呵呵一笑，「我這老太婆只管到訂親這上頭，要不要成親，到時你們年輕人自個兒決定，那不在我的管轄範圍內。」

感情嘛，怎麼能管呢，又有誰能預測感情的走向？老天給了他們相遇的緣分，接下來的造化要看他們自己。

陸知萌聽到能自己決定便放心了，也就是說，只要假訂親就好，任何人也不能強迫她假成親，況且過了今年就能解除婚約，沒什麼好擔心的。

她毅然決定的點了點頭，「好，您救了我，我便幫您這個忙。」

看到陸知萌那有所依仗的表情，樓太君暗自在心裡笑了。

是沒人能強迫她假成親沒錯，但可以真成親。她都穿著她孫兒的衣袍了，說沒貓膩她是不會信的，更何況當時她衣袍裡還未著寸縷，是光著身子的，嘖嘖，那情節肯定是十分耐人尋味。

她笑咪咪的拉著陸知萌的手，親暱的拍了拍，「丫頭，多謝妳啊，妳救了我孫子一命，我不會讓妳做白工的，我會供妳吃、供妳住，妳就安心住下來，把這裡當成自個兒的家。」

聽到有吃有住，有個安身立命之所，陸知萌更加安心了，不但能救人一命，自己又得到了暫時的落腳處，她的決定再正確不過。

「喏，這是信物和婚書，上頭已蓋了我孫子的印，妳收好。」樓太君將早準備好的信物、婚書交給陸知萌，又打開一紙合約，「這是給我們男方留存的婚書，很簡單，妳在這裡蓋個手印就行啦。」

樓太君噙著笑容打開印泥盒子，陸知萌毫不猶豫的蓋了手印，同時，她肚皮不爭氣的叫了一聲，還非常大聲。

樓太君將婚書收好，笑咪咪地說道：「昏迷了那麼久，肯定是餓壞了。」

陸知萌不好意思的點點頭，她確實飢腸轆轤。

樓太君愉快地揚聲道：「進來吧！」

兩個丫鬟打扮的窈窕少女打起簾子進來了，一個穿青色的水仙裙，一個穿粉梅色的水仙裙，兩人各提了一個食盒，很快將食盒裡的食物一一擺上桌。

樓太君招手吩咐道：「來來來，來見過妳們姑娘，日後妳們便是姑娘的人了，要盡心盡力伺候姑娘，知道嗎？」

兩個丫鬟走過去，中規中矩地朝陸知萌福了福身，異口同聲道：「奴婢明白！」

陸知萌這才知道自己就是樓太君口中的姑娘，那兩個丫鬟是要伺候的人是自己，頓時嚇到，連忙搖了搖手婉拒：「不用不用，我用不著伺候的人，只要給我吃的、住的，其他的我自己來就行了呀。」

在現代，他們家算是收入頗豐的中上家庭，但家裡也沒請佣人，父母忙於工作，她忙於學業，只有請計時清潔人員每兩天固定清掃屋子一次罷了，現在一下子有兩個人伺候她，她又不是什麼千金大小姐，實在不必如此。

樓太君也不勉強，只惋惜道：「可惜了，府裡沒其他地方缺人，丫頭啊，若是妳用不著她們，那她們就要被發賣出去了。」

聽到兩人要被賣掉，陸知萌又嚇到了，立刻投降，「好好，我用！我用！」

要命！這古代太沒有人權了，還停留在可以買賣人口的落後水平，叫人有深深的無力感，這不是她能改變的，也只能妥協。

樓太君拍了下手，笑咪咪地道：「姑娘心善，要用妳們了，妳們自個兒向姑娘自我介紹一下吧。」

穿粉梅色水仙裙的高個兒丫鬟福身說道：「奴婢牧梅，牧羊的牧，梅花的梅。」

穿青色水仙裙的圓臉丫鬟也一福身，笑容可掬道：「奴婢小青，大小的小，青色

的青。」

陸知萌瞪大眼睛看著她們，牧梅高挑，看起來有一百七十公分高，長臉，皮膚略為黝黑，面無表情，粉色很不襯她，顯得膚色更黑。小青則是嬌小玲瓏，約莫一百五十多公分，有張鵝臉蛋和圓眼睛，頗為可人。

「妳們好，我叫陸知萌，陸地的陸，知道的知，萌芽的萌。」陸知萌也學她們的方式做了自我介紹。

樓太君很滿意的看著，微笑道：「丫頭，從此妳就是她們的主子了，她們都是妳能信任的人，有什麼要做的，吩咐她們便是，有什麼不明白的也可以問她們，她們絕不會害妳。」

「嗯，我明白啦。」陸知萌心裡想著答應讓兩人伺候只是權宜之計，她不會真的使喚她們的，何況她也待不久，這個叫大慶朝的地方，她早晚要離開。

「丫頭——」樓太君突然語重心長地道：「妳要知道，在大慶朝，尤其是在京城，女子一人孤身在外是很難生存的，要養活自己是非常難的一件事，尤其是妳這種來路不明的姑娘家，是哪裡人都說不清，就連人牙子也不敢收留。所以啊，即便不習慣，妳也別想著離開，只要妳有心將這裡當成妳的家，這裡就會變成妳的家。」樓太君又開導了幾句便離開了。

陸知萌聽得似懂非懂，隱隱覺得樓太君的意思是眼前住下來對她來說是最好的選擇，如果離開了這裡，她會變成街友，因此千萬不要輕舉妄動。

樓太君可能是為她著想，所以想多了，經歷了之前一連串的驚嚇，好不容易可以喘口氣，她又怎麼敢隨便離開？

照電視劇的說法，她可是個穿越者，而且是整個人穿過來，沒有依附的身分，沒有任何認識的人，也不明白這朝代的規矩，簡直寸步難行，就算要走也要等她混熟了之後，到時再想想有沒有回去現代的法子，不急在一時。

她現在身子還痛著哩，全身的骨頭像被拆過似的，得好好養精蓄銳、補補身子，等吃飽喝足了，她才有體力想其他的。

「姑娘餓了吧？您的肚子一直在叫，請移步來用膳。」小青笑著說道，牧梅則呆若木雞的站在一旁。

陸知萌聽小青說得直接，她也不客氣了，套了鞋，連忙到飯桌邊就定位。

面前，一碗粒粒分明的瑩白米飯還冒著熱氣，菜色豐富，一共有六道菜、一道湯品，看起來都是極為可口的家常菜，她一個人吃實在太奢侈了。

陸知萌見獵心喜，伸手便挾了一塊煎燒猴菇，她特別喜歡吃菇類，各種菇都喜歡，尤其愛喝野菇雞湯，極其鮮美。

煎燒猴菇一入口，她的臉就垮了下來。

賣相佳，所以色是有，可那香和味……就差多了，非但醬汁沒有入味，還有隱隱的苦味，可說是一道不及格的煎燒猴菇。

「這……這誰煮的呀？」她實在忍不住了便問小青。

小青道：「是大廚房裡的劉廚子，府裡主子們的膳食都是由劉廚子掌廚，其餘人的伙食則由幾名廚娘負責。」

陸知萌客觀的認為只嚐一道做不得準，說不定只是一時失誤，她應該把每道菜都嚐過再評價才公平。

跟著，她又陸續品嚐了荷香燒雞、酒香麻辣蝦、清蒸河魚、紅燒豆腐、火腿筍尖和蓮藕排骨湯，終於確定不是一道失誤罷了，而是做菜的人根本毫無廚藝可言。她不懂，怎麼有人有辦法把每道菜都煮得不到位，就好比看起來是糖醋排骨，吃到嘴裡的味道卻是滷排骨一樣，全然沒有糖醋之味。

「這……這實在太難吃了。」陸知萌沮喪的擱下了筷子，適才見到佳餚的欣喜之情全消失不見了。

雖然她對煮食一竅不通，可她的嘴刁得很，她老爸老媽都是美食家，她從小就跟著爸媽嚐遍了美食，加上她老媽不只懂吃還懂煮食，廚藝一流，假日必定開伙展現廚藝，她老媽就是靠著一手廚藝收服了她老爸的胃，她和老爸兩人在家吃慣了老媽做的菜，外出都是品嚐五星級以上的美食，曾幾何時吃過這麼難以下嚥的飯菜了？

小青勸道：「劉廚子做的菜一向如此，重做也不會有什麼不同，姑娘還是將就吃一點吧，一會兒還要喝藥哩。」

陸知萌一愣，「喝藥嗎？為什麼呀？我為什麼要喝藥？」

小青道：「姑娘在發燒，先前姑娘都昏迷著，沒法喝藥，大夫先針灸讓姑娘退了些熱，交代醒來之後要喝三日的藥。」

陸知萌身為醫科生，知道不能空腹喝藥的道理，勉強吃了小半碗白飯，不再夾菜吃。

小青連忙去端湯藥過來，而牧梅就跟剛才一樣，一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裡看，站衛兵似的，好像跑腿是小青一個人的事，她就負責杵著。

「湯藥還溫著，姑娘快喝吧！」

陸知萌見小青端來一碗黑糊糊的湯藥，心裡便有些打鼓，她淺嚐了一口，好苦！

小青盯著她，說道：「姑娘快一口氣把湯藥喝了，然後回被窩裡去躺著，這樣才有效。」

陸知萌直搖頭，太苦了，她喝不了。

她摸摸自己的額頭，確實在發燒，而小青又虎視眈眈的監視著她，等她把湯藥喝下去。

她愁眉苦臉的看著面前的湯藥，突然靈光一現，她一手端著湯藥，一手摸了摸脖子上的金鎖片，人驀地進到了空間裡，手裡還端著湯藥。

此刻她才確定了，那不是夢，她真的有個醫藥空間，而照規定，她進來空間時，外面的時間是靜止的，她大可以悠閒做自己想做的事。

不過，她當然不會在空間裡睡一覺再出去，她連忙把湯藥倒進洗手台，找了感冒退燒藥吃，又帶了三日份的藥放在衣襟裡，這才端著空碗，摸了摸金鎖片，回到寢房做出一口氣喝下湯藥的樣子。

小青很滿意她的配合，催道：「姑娘快去床上躺著，發發汗才能退燒。」

陸知萌乖乖回到床上躺下，小青跟過去為她掖被子。

她忽然又坐了起來，「對了，我適才忘了問，這裡究竟是哪裡呀？」

看樓太君渾身富貴的派頭和這寢房雅緻的佈置，顯見是大戶人家，她真好運，遇上了大戶人家。

「姑娘，這裡是相府。」小青像照顧孩子一般，把陸知萌摟了回去，重新替她掖好被子。

「相府？」陌生的詞彙，陸知萌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，旋即瞪大了眼睛，「不會是一—丞相的府第吧？」

電視劇裡的丞相通常都是位高權重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翻手為雲覆手為雨，地位僅次於皇帝的，而她、她竟然是在相府裡？

小青眼睛帶笑，「不錯，正是丞相的府第，姑娘真是聰明。」

陸知萌很是無言，她哪裡聰明了，只是顧名思義罷了，小青也太會誇人了，標準的胳膊往裡彎，肯定護短，難怪樓太君會說是能信任的人。

陸知萌好奇地問道：「那麼，樓太君是誰呀？」

小青道：「太君是相爺的祖母，也是府裡的主母。」

陸知萌頓時覺得老天待她還是不薄的，雖然倒楣穿越，可傍上了大樹，至少衣食無虞。

生計不成問題，可她突然想到了古裝劇的宅鬥，不由得有些擔心，她只會讀書，絕對沒辦法跟人鬥的，不知道這座相府裡的人事有多複雜，水有多深？

「小青，府裡還有什麼人呀？」她趕忙問道。

小青彷彿知道她在擔心什麼，淺淺一笑道：「姑娘放心，咱們府裡很單純，跟其他大戶人家不一樣，主子只有三個人，太君、相爺和小姐。」

陸知萌心中一動，問道：「小姐是相爺的女兒嗎？怎麼沒有夫人呢？」

小青笑道：「小姐是相爺的妹妹，相爺尚未成婚，所以沒有夫人。」

陸知萌這才恍然大悟，彷彿發現了天機，她一拍腦門，失聲道：「所以，相爺就是太君的孫子呀！」

剛才小青就說了，樓太君是相爺的祖母，那時她還沒意會過來相爺就是她要假訂親的對象，她的假未婚夫。

「姑娘真是聰明。」小青眉眼彎彎，圓眼裡閃耀著純真的風采，一副真心誇讚的樣子。

陸知萌錯愕的很，看來她要習慣常被小青誇聰明。

不過她也確實聰明沒錯，從小到大一直跳級，人人都誇她聰明，照理說她早聽慣了誇讚的話，可從小青口裡說出來怎麼聽怎麼奇怪，有種她是白痴的感覺。

話說回來，她要假訂婚的那人居然是丞相大人。既是一國之相，不會是有些年紀了吧？

陸知萌皺著眉頭，「小青，妳知道相爺多大年紀嗎？會不會很老？」

「不老，一點也不老。」小青揚起一抹淺笑，「相爺跟皇上同年，今年二十有七，這是人人都知曉的事兒。」

陸知萌心裡的疑問更大了。

二十七歲？在古代這年紀還沒結婚是大了點，但她覺得還算年輕啊，且位高權重的，為何會沒有姑娘肯跟與他訂親？真是性情古怪還是另有原因？

陸知萌又潤了潤唇，聲音低了一點，「小青，相爺長得如何？會很抱歉很胖嗎……呃，我是說，會很平凡嗎？看了幾眼都記不住的那種。」

「怎麼會？」小青瞪大眼睛搖頭，「相爺一表人才，風采過人，學問可好了，跟平凡兩字絕對沾不上邊，見過相爺的人絕對過目不忘。」

條件這麼好？陸知萌一怔，「那麼，他的性情會很古怪嗎？」

「古怪？」小青想了想，搖頭，「奴婢不覺得，不過奴婢平時接觸不到相爺，最多就是遠遠看過罷了。相爺待下人都是極好的，極為和善，未曾聽過相爺有何古怪之處，若硬要說，那便是京城裡愛慕相爺的姑娘多了去，但相爺從來都不為所動。」

陸知萌糊塗了，樓太君明明說沒有姑娘和孫子議親，可小青又說京城愛慕丞相大人的姑娘多了去，難道做祖母的人會編造自己孫子的缺點不成？

第三章 新交的好友

陸知萌吃了藥，昏昏沉沉的睡著了，一覺醒來已到了晚膳時分，有個下人過來傳話，說是樓太君讓她去良辰院一塊兒用晚膳。

「良辰院是什麼地方呀？」

小青笑了笑，「良辰院是老太君的院子，咱們的院子叫做汀蘭院，若是姑娘在府裡迷路了，叫人帶您回汀蘭院便行了。」

小青拿了披風給她繫上，陸知萌乖乖的讓小青給她戴上保暖的帽子，又周到的讓她拿著手爐，而牧梅就站在那裡一直看著，她深深覺得牧梅不像婢女，反倒像是護衛之類的。

三個人出了寢房，沿著抄手迴廊慢慢走。

月色如霜，陸知萌左右打量著，青磚石步道兩旁種著不少花，在這隆冬時節也盛開著，隱隱還飄著淡淡花香，頓時覺得走進了畫裡。

相府簡直一步一景，亭台樓閣、廊院亭橋、池館水榭、假山怪石、花壇盆景，處處雕梁畫棟，入眼的擺設皆顯華貴氣息，天上又飄著細雪，廊下簷角的燈籠隨風搖曳，後頭藤蘿翠竹，點綴其間，佈置擺設皆是可圈可點，要是有手機可以拍照錄影多好啊……

「姑娘是不是哪裡不適？怎麼走走停停？」

小青開口時，陸知萌正拿手接雪，在心中讚嘆，聽到小青煞風景的話，她瞬間回到了現實，「沒有哪裡不適，就是覺得這裡好美呀，忍不住駐足欣賞。」

小青像是很瞭解似的說道：「姑娘的家鄉很少下雪是吧？」

「嗯！」陸知萌點頭，「不止如此，這相府也講究得像電影場景似的，怎麼處處都那麼美呀，肯定花了不少錢打造。」

她說完之後才後知後覺的發現自己不經意的說了電影兩字，若是小青追問，她就否認到底，說自己沒說過。

可是小青只是笑了笑，「姑娘若是喜歡，往後日子還長著，可以慢慢看個夠。」

陸知萌只當小青沒聽清楚，轉過了一個月亮門，三個人往良辰院去，青階已在候著了。

陸知萌午膳沒吃飽，對晚膳有很大的期待，尤其又是樓太君屋子裡的膳食，肯定跟她中午吃的不是一個級別。

「萌丫頭來啦！」樓太君早就定位，見到她，笑咪咪地招呼道：「快來我身邊坐。」

「見過太君。」陸知萌先施了禮才坐下，見屋子裡佈置得頗為風雅，飄著安神靜氣的熏香，旁邊擺放一座繡著四季景致的屏風，既沒鑲金也沒塗銀，但卻顯得極為高貴。

樓太君摸了摸她的額頭，讚道：「可真快，燒都退了，盧太醫的藥方果然是極好的。」

陸知萌燦爛一笑，「都是託太君的福呀，我才能好的那麼快。」

當然快啦，她吃的是退燒藥，半個小時便能退燒。

樓太君慈愛的看著她，「丫頭，聽說妳午膳吃的少，待會兒可要多吃一些。」

陸知萌連忙點頭，「我也是這樣想的呀。」

樓太君嘆噓一笑，在一旁服侍的青階、白婉也笑了出來。

樓太君笑睇著她，「妳這丫頭倒是有趣。」

沒一會兒，奴婢提了食盒魚貫進來，將食盒裡的菜餚一一擺上桌，都還熱騰騰的冒著熱氣，可見都是才做好的。

陸知萌目不轉睛的看著菜色，喉嚨動了動，不由得食指大動。

不過她還是有規矩的，知道長輩要先用，等樓太君嚥過了第一道菜，這才落筷，挾到碗裡的是蜜蠟肘子和醋溜魚肚。

只不過，興沖沖的入口後，陸知萌臉色一僵。

這怎麼……怎麼跟她吃的午膳異曲同工，都這麼難吃……

樓太君見她笑容倏地消失，可愛的臉上可以說是瞬間豬羊變色，關心問道：「怎麼了？不合胃口嗎？」

受過國民教育，陸知萌可不是個不懂禮貌的人，長輩都沒嫌了，她嫌什麼？

她連忙搖頭，違心地說道：「合胃口，很合胃口呀，好多我喜歡吃的菜。」

樓太君用滿意的眼神看著她，微笑點頭，「那妳多吃點，可千萬不要客氣，我說過了吧？把這裡當成自己家，這裡就會成為妳的家。」

陸知萌不盡然認同，不過她還是點了頭。

就算她把這裡當成自己家，這裡也不會變成她家，她還是想回自己真正的、在現代的家。她憑空消失了，爸媽不知道會多擔心。

是說，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回去嗎？

這時，樓太君又開口了，這回她輕輕拍了拍陸知萌的手背，道：「沒有方法可以回去，一切順其自然吧。老天既然讓妳來，妳就順應天命，活在當下，而天命是不可違的。」這些也都是她曾經經歷過的，自然知道會有怎樣的心路歷程。

陸知萌忽然起了渾身的雞皮疙瘩，感覺樓太君好像知道她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，是她想太多了嗎？

樓太君笑了笑，沒事一般的說道：「來，吃菜，多吃點，別想了。」

陸知萌在心中想著，那也要好吃她才能不胡思亂想專心吃飯啊，那麼難吃，她只能多想些美味佳餚來彌補現實中的不足了。

所有的菜餚都味同嚼蠟，陸知萌離開良辰院時，肚子明顯還餓著。

雪依然如詩如畫的落著，可是她已經沒有賞雪的興致了，誰餓著肚子還有心情風花雪月、詩情畫意？

主僕三人回到了汀蘭院，剛跨進院子裡，就見一隻圓滾滾的大白貓竄了進來，跟著，一名穿著杏黃色衣衫的少女追了過來。

「風風！你還跑，給我站住！」

陸知萌前世家裡有養貓，她很精準的一把將貓抱了起來，那貓伏伏貼貼的任由她抱著，沒有掙扎。

「妳抱到風風了？」那少女指著陸知萌，目瞪口呆，十分驚訝。

陸知萌微微一笑，「是呀，我抱到牠了。牠是妳養的嗎？叫風風是吧？哪個風呀，是風雨的風還是豐富的豐？」

少女叉腰瞪視著她，「段木風的風！」

小青嘆噓一笑，「小姐這麼說，我們家姑娘怎麼能明白？姑娘初來乍到，又不知道段公子是何人。」

「妳們家姑娘？」少女愣愣的眨著眼，「妳就是祖母帶回來的那個人？」

「我叫陸知萌。」陸知萌朝少女伸出了手，眼眸含笑，「初來乍到，請多多指教呀。」

少女瞪著那伸出來的手，不知道要幹麼。

陸知萌見她愣著，索性拉住她的手握住搖了搖，「這就是請多指教的意思。」

「原來這就是請多指教啊！」少女恍然大悟，領悟似的點了點頭，又道：「我叫樓賽芙，救妳的人是我的祖母。」

陸知萌看著樓賽芙，見她眉眼彎彎，聲音甜甜，膚白似雪，頭上梳著雙環髻，襯得她十分可愛，感覺比自己小上兩、三歲，身上許多釵環佩飾，手腕上掛著珊瑚串，胸前掛了一塊水亮潤澤的明玉，顯示出小女生的愛美之心。

「太君心善，非但救了我，還收留我，這份恩情我會一輩子放在心裡，定當知恩圖報。」陸知萌真心實意的說道。

「哎。」樓賽芙哼了哼，不以為然，「也不必一輩子放在心裡，這不是什麼大事，我祖母就是喜歡救人，也不知道她老人家哪來那麼多人可以救，喏——」她指了指牧梅，「她也是祖母救回來的，不止她，祖母身邊伺候的青階姑姑和白婉姊姊，還有大路子、小路子，他們都是祖母救回來的。」

陸知萌有些傻眼，敢情老太君的興趣是救人？不只救人，還把人都收留了，幸好相府家大業大，換成了她，救了人也不知如何收留。

「話說，妳的頭髮顏色可真奇怪啊。」樓賽芙好奇的盯著她的頭髮看，「我昨天就聽府裡人在議論了，說妳是紅頭髮，我還不信呢，原來是真的。」

陸知萌笑了笑，「這叫紅棕色，這是染上去的，等頭髮長出來或日子一久便會漸

漸掉色，到時就會變成黑頭髮了。」

「染的？」樓賽芙杏眼圓睜，「怎麼染？用什麼染？像染指甲那般嗎？也是用鳳仙花？」

陸知萌一愣，只好說道：「我不知道呀，這是旁人給我染的，我也沒瞧見怎麼染的。」

沒想到樓賽芙卻是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性子，追問道：「旁人？誰？誰幫你染的？」這時，陸知萌懷裡的風風突然動了動。

「喵——」似乎不高興被忽略，風風叫了一聲。

樓賽芙看著幾乎黏在陸知萌身上的風風，嘴角翹了翹，不悅地道：「還敢叫？你給我下來！」

風風紋風不動，還抬高了頭，貼向陸知萌。

陸知萌被風風的舉動逗得呵呵笑，她輕輕撫摸風風的頭跟背，風風頓時舒服的呼嚕呼嚕，還主動磨蹭著陸知萌，令樓賽芙看直了眼。

這小沒良心的，跟段木風一樣，她對牠那麼好，牠卻在她面前黏著初次見面的人不放，讓她沒面子。

陸知萌一邊繼續摸著風風的耳後和下顎，一邊說道：「我家也是有養貓的，這貓主子向來高傲的，你喊牠下去，牠偏偏不從，跟妳唱反調。」

樓賽芙拉拉耳朵，匪夷所思的瞪大了眼，「你說什麼？貓主子？你叫這畜生主子？」

「可不是嗎？」陸知萌笑吟吟的說道：「你瞧牠骨子裡透出來的神氣，是不是在說這人對我這麼好，餵我吃的，給我梳毛，那是因為我是她的主子呀，她服侍我是應該的呀。」

樓賽芙細看風風對她不屑一顧的神情，居然認同了，「你說的倒是有幾分道理，這畜生真當自個兒是主子了。」

陸知萌一本正經地說道：「貓兒是相當獨立反骨的，你可千萬不可以把自己當做主子呀，要把自己當成奴才。貓奴。」

「貓奴？」樓賽芙咯咯咯地笑了起來，「你這個人倒挺有趣的，你這個朋友，我交了！」

小青笑道：「小姐、姑娘，外頭冷，要聊進屋裡聊吧，兩位身子嬌貴，可別凍著了。」

「是啊，進屋吧！」陸知萌一笑。

樓賽芙蹦蹦跳跳的隨她進門，還不甘示弱的對黏在陸知萌肩上的風風扮鬼臉，絲毫不像個相府千金。

兩人在小廳裡坐下，小青忙要去沏茶，牧梅依然杵在一旁，拿眼睛看著天花板。陸知萌的肚子突然叫了一聲。

樓賽芙挺詫異的，「你還沒用晚膳嗎？不可能啊，這個點，廚房都收拾了才是。」陸知萌正不知怎麼回答，小青卻直接了當的說道：「小姐有所不知，我們姑娘還不習慣府裡的膳食哩。」

樓賽芙撇著嘴道：「不說妳了，我這麼久了都沒習慣，妳又怎麼會習慣呢？」她抬眸對站在身後的貼身丫鬟吩咐道：「清心，妳回去把我那些點心各裝幾種拿來。」「是。」清心福身告退。

樓賽芙笑了一笑，「我老是覺得吃不飽，便讓丫鬟出府去買點心放著，餓了可以吃，嘴饞也可以吃，下次我多買一些，放妳這，妳便不會餓肚子了。」

陸知萌很是不解，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為何不換個廚子？那廚子好像失了味覺，做的菜都不到位，白白浪費了好食材呀，真可惜。」

樓賽芙唉了一聲，「不是好像，是真的失了味覺。不只劉廚子失了味覺，祖母也是，所以大夥便將就著吃。」

陸知萌以為自個兒聽錯了，「妳說誰也失了味覺呀？太君？」

樓賽芙有些心疼的點了點頭，「我爹娘相繼過世那時，祖母受了太大打擊，幾日都食不下嚥，後來便失了味覺，吃什麼都沒有滋味，也因為這樣，祖母念舊，不想辭退因病失去味覺的劉廚子。」

「劉廚子在這府裡已經二十年，是府裡的老人了，祖母說若是只養著他，不讓他再做廚子，他的人生也沒意義了，說不定會自暴自棄，所以一定要讓他繼續在府裡掌廚。祖母還不許我私下讓其他廚娘給我做吃的，說是劉廚子很敏銳，要是常常這麼做，肯定會被他發現，會傷了他的自尊心。」

聽完，陸知萌對樓太君的敬意突然加深了幾分，原本因為樓太君是救命恩人而感激她，如今是對她肅然起敬，這樣推己及人的胸懷，有幾個人能做到？

不過，那位丞相大人也不介意嗎？

正在想，便聽得樓賽芙說道：「祖母失了味覺，哥哥對吃食不挑，還能自己做，說來說去，受苦的只有我一個，所以我只得藏零食，才不會餓著肚子。」

陸知萌可是半個字都沒有錯過：「妳是說，丞相大人會做菜嗎？」

「何止會做菜，哥哥他挺愛下廚的。」樓賽芙撇撇嘴，「他呀，做菜時可專心了，任何人都不許去打擾他，府裡的人都知道，當他去廚房，便是有事要思考的時候，他是藉著做菜來思考，誰敢打斷他做菜就是打斷他思考，會被他眼神凍得……非死即傷。」

「這麼嚴重呀？」陸知萌頓時對那位丞相大人好奇起來。

綜合樓太君、樓賽芙和小青所言，那是一個一表人材、風采翩翩，但性情古怪，沒有姑娘肯跟他訂親，又對女人沒興趣到不會多看一眼的男人。這樣的男人偏偏會做菜，而且還要在下廚的時候思考？

看來，那位丞相大人是個矛盾綜合體呀！

床榻柔軟溫暖，陸知萌醒來時，她身上壓著一條腿，樓賽芙抱著她睡得正香甜，把她當抱枕。

她想起了昨夜，她們吃著樓賽芙讓丫鬟拿來的點心零食，聊得累了，樓賽芙喊著睏乏了不想動，要在這裡睡，然後就真的不管不顧的往她床上一躺，連風風那小

傢伙也在她房裡自己找了個角落蜷伏著睡了，讓她哭笑不得。

這女孩子怎麼那麼不認生，對人絲毫沒有防備心呢？

不過，她喜歡！

她打從心裡喜歡樓賽美，前世因為跳級，大家都不想跟她這個小孩子做朋友，而樓賽美昨天才認識她，就對她那麼親近、親熱，讓她交到了來到這個世界的第一個朋友，是她意外的收穫。

她輕輕把樓賽美的腿移開，幫她把被子蓋好，輕手輕腳的下了床，套上鞋，將帷帳拉好，穿好了衣裳，是小青前一晚給她準備的團花輕粉織綿裙裳，再隨意紮了馬尾。

她看著鏡中的自己，因一夜好眠而顯得精神奕奕，看起來還挺順眼的，只不過這短短的馬尾和其他姑娘比起來，確實顯得怪異，加上她穿越而來之後飽受膳食折騰，好像瘦了一些，即便穿上好幾層的衣物也顯得有些單薄。如樓太君所言，她確實要將頭髮留長，免得太過與眾不同。

外頭，守門的小青被擾醒了，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「姑娘……」

陸知萌對小青比了個嘘的手勢，「芙兒還在睡，別吵醒她了，我出去走走透透氣，一會兒就回來，妳再睡會兒，等芙兒醒了，我跟她一塊兒用早膳。」

小青點點頭，「奴婢明白。」

相府守衛森嚴，在府裡走走不會有事的，且大君說過，她們是來服侍姑娘，不是來監視姑娘的，沒必要跟前跟後，姑娘在這府裡想做什麼都可以，隨她自由，千要不要拘著姑娘，不要讓她覺得不自在。

所以，既然姑娘叫她再睡會兒，她便再睡會兒。

陸知萌自個兒出了汀蘭院，天才剛蒙蒙亮，冷冽的空氣很是清新，連掉落的枯葉都很迷人，她邊走邊伸展著筋骨，不時小跑步，覺得整個人都精神了，卻也覺得肚子餓了。

她聞到了一股食物的香味……不是她太餓了產生幻覺，她是真的聞到了食物的香味。

她不會做菜，可是她有個嗅覺靈敏的狗鼻子，只要聞到好吃的，再遠都能聞著找過去！

陸知萌一路嗅嗅聞聞的尋香來到了大廚房，奇怪這麼早就有人在做飯，是那位傳說中失了味覺的劉廚子嗎？

她是外人，初來乍到，不好打擾人家，若被發現了，也不知要說自己是誰，於是她趴在窗口看。

廚房非常整齊寬敞，雖然跟現代的不能比較，可也盡善盡美了。

廚房裡，一名身著藏青色衣袍，身形挺拔、墨髮高束的男子站在灶台前，他一會兒舀了幾瓢水倒入鍋裡，一會兒刀起刀落，切了幾片生薑進去，一會兒又舀了一大勺紅糖撒進鍋裡，接著又去生另一個爐灶的火，洗了幾棵飽滿的青菜丟進去。一連串行雲流水、有條有理的操作不像在下廚，倒像在做詩，令陸知萌看得目不轉睛。

雖然不知道他做的是道什麼菜，不過光是看他做菜的節奏就覺那道菜肯定是好吃的，加上他正巧掀起了鍋蓋，一股子鮮香由鍋裡彌漫出來。

陸知萌聞著香味，覺得好餓好餓。

正在做菜的男子上一刻還在將一隻雞放入鍋中，上火的同時，備下了油鍋，下一刻卻筆直的朝她看過來，殺她個措手不及。

四目交會，陸知萌不由得愣住了。

這人肯定不是劉廚子，芙兒說劉廚子是府裡的老人了，這人看起來一點都不老，是個品貌十分出眾的青年，星眉俊目，肩寬腰窄，不止是出眾，簡直是俊美無雙！陸知萌看直了眼，她在現代看過無數偶像男團的美男帥哥，這種冷凝深沉的俊法，她還未曾見過。

陸知萌立刻蹲了下去，幻想他可能沒看到她……

不過，幻想畢竟只是幻想。

她聽到了朝她走過來的沉穩步履聲，伴隨著男子低沉醇厚的嗓音，「何人？」

陸知萌暗道不妙，她連忙蹲著走，期盼在那人出來之前能離開這裡。

但顯然她的腿太短了，沒來得及跑，那人就出來了。

「不許動。」

才三個字，卻莫名的有威嚴，陸知萌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，她保持著蹲走定格的姿勢，自己也覺得十分蠢，內心極為懊惱。

他看到她時，她就不應該跑，又沒做賊，她為什麼要落跑？為什麼剛才不大大方方的向他自我介紹？為什麼啊，就因為她疑似在偷窺嗎？

唉，好吧，不是疑似，她就是在偷窺，在偷看人家做菜，這點是沒得抵賴的。

「起來說話。」樓賽璽居高臨下的盯著陸知萌，那似曾相識的紅色短髮令他心跳猛地加速，面上當即浮起了不正常的紅暈。

他火眼金睛的瞪視著陸知萌：是她！

第四章 大人好廚藝

陸知萌處境極窘迫，她緩緩站了起來，一時之間不知道該看哪裡才好，她知道那美男子正瞬也不瞬的盯著她看。

樓賽璽很肯定前日與他發生了肌膚之親的女子正是眼前這名少女，這樣的髮色和髮式，找遍整個大慶朝也找不到第二個！

他冷笑，可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

他派了一護去查那女子的下落，叮囑務必要查到為止，一定要將那女子帶到他面前來，他要親自審問，要知道那女子為何會突兀的出現在蘭室寢殿裡，為何要獻身於他，是何人派去的，有何目的？她甚至大膽的穿走了他的衣袍，那件衣袍使用的織繡是獨一無二的貢品，代表著他，她穿走那件外袍，若說沒有陰謀詭計，他絕不相信！

昨日深夜，一護回報了一無所獲，沒有人看過那名少女，派人搜遍了整座驪山也不見那少女的蹤影，她像憑空出現，又憑空消失，若不是那抵死纏綿的感受太過濃烈真實，他都要懷疑那是一場夢了。

事實上，令他不能當做一場夢的還有鐵般的證據，床單上的落紅是假不了的，他已經命光泉將床單收好，待找到那名少女時，要令她不得抵賴。

從前日到今日，他全副心思都在那名少女身上，一刻找不到人，他便一刻不能鬆懈，一直到今日他起身時，一護的回報仍是毫無頭緒，他索性來做菜，想藉由做菜從頭理清思緒。

他要好好想一想事情是怎麼發生的，當時他並未失去意識，但對於她是怎麼出現在床上，他仍舊百思不解，彷彿她是從天上掉下來的，而蘭室的房瓦事後也查過了，並無破損，絕計不可能掉一個大活人下來，且整座溫泉宮的守衛都沒人看到她進入溫泉宮裡，他佈置在溫泉宮四周的暗衛也沒看見，除了他，沒人能證明她的存在。

她究竟是怎麼進到溫泉宮裡的？她是身懷絕技的江湖高手？抑或是道行高深的江湖術士？

一切的疑問一直充斥在他腦海之中，因為得不到解答，他少見的變得心浮氣躁。可此刻見到了她，他覺得自己多慮了，她這副滑稽的樣子，哪裡像個江湖高手、江湖術士了？說她是隻誤闖禁地的笨兔還差不多，居然在他眼皮子底下想蹲著逃走，她是哪裡冒出來的天兵？又怎麼會在他的府第之中？

「你在看什麼呀？」陸知萌忍不住先開口，她被他看得渾身不對勁，沒跟他眼神對到都感受得到他的眼光不尋常。

樓賽璽輕挑俊眉，「前日妳可曾去過驪山？」

驪山？那是什麼地方？陸知萌頭搖得很快，「沒有，我不知道，我什麼都不知道呀！你別再問我了！」說完，她咬著唇踢地上的小石子。

樓太君教的，遇到回答不出的問題就擡頭說不知道，咬死不知道就對了。

不過，這人是誰啊？他憑什麼咄咄逼人的，而她又為什麼要乖乖的站在這裡被他審問？要不，拔腿就跑？

想歸想，她不敢那麼做，問她為什麼？可能是他身上那上位者的氣勢太過強大了吧，她覺得若她敢跑，一定會被他抓回來加倍的審，她還是不要自討苦吃的好。

「抬起頭來看著我。」樓賽璽目光陡然陰沉。

不知道？答得那麼快，分明是做賊心虛，怕他認出她。

可惜的是，他早已經認出她了，容不得她抵賴。

「看著你就看著你，誰怕誰呀？」陸知萌抬起頭來與他大眼瞪小眼，還刻意睜大雙眼，務必在氣勢上不輸人。

樓賽璽氣極反笑，她居然用這種小流氓的無賴語氣跟他說話？既然闖入了驪山溫泉宮，還獻身於他，就不可能不知曉他是何人。既知他是大慶丞相，又何以故意在他面前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樣？是想用裝瘋賣傻蒙混過去嗎？

「我已經看著你了，你倒是說話呀，不說我要走了……」陸知萌說著說著，腳底抹油就想開溜。

樓賽璽眉目沉了沉，「莫想開溜。」

陸知萌不服氣了，「你這樣說就不對了呀，什麼叫開溜？我是光明正大的走，沒

有溜，你好好講話喲。」

樓賽璽一聲冷笑，目光從她身上掠過，古怪的紅髮襯得她膚色更加瑩白，少女的韻味很濃，眉目秀致，燦若朝陽，雙眸慧黠璀璨，小巧紅潤的菱唇，往下是隆起的胸脯，層層衣物下，依然可見胸脯的曲線。

他的手曾握住那處豐盈揉搓，還動情的吮含她的紅梅，輾轉索要，不可自拔，而她亦是彷彿要將她吞進肚裡才甘休，攬住他的頸子，用她的雪白酥胸蹭著他，小手握住他的陽物，那般的大膽、熱情、放肆……

思及此，他胸口莫名的陣陣發熱，心臟彷彿要爆開來般，與她狂風暴雨、激烈纏綿的感受歷歷在目，此刻他的下身竟是起了反應。

「你在看哪裡呀？」陸知萌看他臉色怪異，眼睛竟似盯著她的胸部，讓她防備心頓起，警戒地以雙手擋住胸口。

不會吧？這人不會是跟古教授一樣的衣冠禽獸吧？長得人模人樣卻在光天化日之下對她起了色心？

陸知萌防備的聲音喚回了樓賽璽的理智，他頓時對自己不齒。

他這是怎麼了？對女色從未有過慾望的他，怎麼能在她面前浮想聯翩，而且淨是床第之事。

他微不可察的收回了視線，彷彿剛才他腦中所思所想只是一陣春風，春過了無痕。他不承認自己會想男女之事，前日的失控是媚藥所為，是媚藥導致的催情效果，並非他的意志，而她只是他的解藥，他並沒有將她當做女人看待，她只是藥……甚至，他很過分的刻意忘記自己的誓言，忘記前日他受媚藥之苦所立下的誓言，他承諾若那時有人能讓他幸免於劫，他會將那人奉為恩人，允諾所有要求。

而現在，他該奉為恩人的人就在面前，他卻拒絕履行自己許下的承諾。

畢竟他斷定她獻身的動機不單純，所以他更加不能允諾她所有要求，若她要求他一劍自我了斷，難道他要照辦？

「說吧，妳是何人？為何在此？」他用一種近乎陰冷的語氣問道，視線卻不由自主的定在她飽滿的菱唇上。

前夜她是怎麼吻他的？她靈巧的丁香小舌是怎麼勾纏他的？她不時咬他的唇、舔他的唇，他們吻得昏天暗地，她豔似芙蓉，眸如春水，絕不像此刻這般。

陸知萌總覺得他看她的眼神很奇怪，好像他們認識似的，他的眼神很難形容，很不正常，彷彿她沒穿衣服似的。

呸呸呸，什麼沒穿衣服，她怎麼會這麼想呀？

「告訴你也無妨。」陸知萌輕咳了聲，說道：「我呢，我是丞相大人的未婚妻，所以住在這裡。」

樓賽璽挑眉，涼悠悠的問道：「妳說妳是誰的未婚妻？」他那鄙夷的語氣，只差沒掏掏耳朵。

「那個……丞相大人的呀。」陸知萌說的心虛，畢竟她和樓太君的交易是假的。

「妳見過丞相大人嗎？」樓賽璽眸色如水，看不出情緒。

陸知萌心想，古人嘛，婚姻大事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沒見過也是正常，於

是抬頭挺胸，毫不氣短的說道：「沒有，沒見過呀，那又怎麼了？未婚夫妻也可以沒見過。」

樓賽璽看著她，緩慢的問道：「既是丞相大人的未婚妻，那麼必定家世顯赫了，你是哪家的千金？」

她這怪模樣必定不是富家千金，比較像是從人牙子手裡逃脫出來的，她又是怎麼進入相府的？是新來的奴婢嗎？若她混充奴婢進入相府，還大膽的謊稱是他的未婚妻，那膽子也未免太大了，這絕不是尋常人會有的膽量。

是誰指使她的？她的目的為何？她在執行任務前，難道都不探勘一下他這相府主人的相貌嗎？即便不知相府主人的相貌，前日呢？他們那麼激烈，她可能會認不出他來嗎？他可沒有那麼平凡，平凡到一個女人與他發生了肌膚之親還認不出他來。

所以，她現在是在裝蒜了，明知道他是相府的主人，明知道他就是丞相，明知道前日奪取她初夜的人是他，卻在他面前故做鎮定，睜眼說瞎話。

看來她的陰謀比他想的大多了，應該說，指使她的那個入的陰謀比他想像的還要大，而他之所以斷定她是受人指使，那是因為，憑她這樣乳臭未乾的丫頭是翻不出什麼浪來的，她才幾歲？她能有多少能耐？背後必定有人在策劃，她才能這樣直搗黃龍，闖入相府，也才敢如此明目張膽的與他對峙！

「我嗎？」陸知萌指指自己，糊含說道：「我……我是我家的千金，家世嘛……還可以，父母都是大夫。」

她的父母都是醫師，算的上是醫生世家，就算是假訂親也不致於辱沒了那位丞相大人吧？

她坦誠告之，樓賽璽卻不悅了，「我家的千金？你這是在說笑嗎？」

陸知萌覺得不妙，「我沒有開玩笑，你不相信就算了，我也沒有要你相信呀。如果沒事的話，那我先走了。」

「站住！」樓賽璽沉聲喝道，他眉頭緊鎖，眼中寒霜如利刃。

陸知萌站住了，她又乖乖聽他命令了，好奇怪呀，為什麼她要聽他的話，再待下去，她一定招架不住他的問話！

果然，他繼續咄咄逼人的問道：「區區一名大夫之女，為何會與丞相大人訂親？此事為何京城無人知曉？」

在樓賽璽冰寒的目光逼視下，陸知萌硬著頭皮說道：「你不用知道。」

「看來你是混進府的。」樓賽璽嘴角出現一抹淡的不能再淡的冷笑，他冷然說道：「我這便報官，讓官府好好查一查你的來歷。」

「等等！」陸知萌急了，她在這個世界沒身分，禁不起查，再說查下去，怕會連累收留她的樓太君。

樓賽璽看著她，等她鬆口。

果然是個沒見過世面的小丫頭片子，禁不起恐嚇。原以為逼急了，她會來殺手咬舌自盡那一套，不想他威脅幾句她便屈服了。

「我說！我說就是了呀！」陸知萌投降了，她一疊聲的說道：「我是跟著樓太君

回來的，不是混進來的。我是丞相大人的未婚妻，這事有樓太君為證，你問問就知道了。」

樓賽璽臉色頓時陰晴不定。

祖母又撿人回來了，還按照慣例讓人住了下來？這次更過分，居然略過他，直接決定了他的終身大事，幫他定下了親事？

不，他不相信通達明智的祖母會這麼做，她老人家怎麼會讓他跟個來路不明的小丫頭訂親？

茲事體大，不是這丫頭說了算，他也不會憑這丫頭的片面之詞就信了她。

他扣住了陸知萌，以防她逃脫，「走，到太君面前去說個分明！」